

白敦仁著作全集

咸遠臺西路此點壯一
閩邊風黃捲葉海氣
綠沉山遠新愛芳切孫
楊主不還千秋蒙詔駝
一怒唇紅顏
山海間懷古 敦仁

〔清〕鄭珍 著 白敦仁 箋注

第二冊

巢經巢詩鈔箋注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

白敦仁著作全集

巢經巢詩鈔箋注

第二册

〔清〕鄭珍著 白敦仁箋注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

巢經巢詩鈔箋注 前集卷五

古今詩共五十二首

月中於斗亭外結松竹梅爲棚^{〔一〕} 以下戊戌

十十五五竹到亭^{〔二〕}，與梅月下講縱橫。長松聞之高興生，夜走出林來合并。梅爲梁，竹爲桷，松枝化雲露生幄。風入松，竹搖梅，主人勸爾各一盃。一盃一盃歌入神，似坐陰陰古潭春。月光如篴落潭底，滿身驚長黃金鱗。停盃起舞脫巾襪，櫻拂簷牀淨於雪。梁園渴客今倦游^{〔三〕}，請暫此中度炎熱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《凌譜》：『抵家後，月中於斗亭外結松竹梅爲棚，有詩。』《巢經巢文集》卷三《斗亭記》云：

『地舊圃也，余居竹溪之十二年，始化蔬爲花木。其前，割田三之一爲方池，源於檐，而冬夏常不涸。因種夫容其中，緣以綠節，遂爲外屏。其中多鮒魚，可玩可餌。手植柳四五株蔭之上，列雜樹，四時皆有花，而亭適當其下。夏荷秋蘭，梅萱冬春，蓋三年於此矣。咸曰亭無名何，因以斗謚之。或問故，爲之歌曰：斗兮斗兮不余乎期，亭之存兮繫余懷，亭不存兮余之悲，而余惟亭之存兮，斗兮斗兮。歌終，咸不能復問。名亭之故，竟無知者。』

〔二〕《古豔歌·何嘗行》：『十五五，羅列成行。』

〔三〕《史記·司馬相如傳》：『客游梁，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。相如得與諸生游，士居數歲，乃著《子虛》之賦。會梁孝王卒，相如歸，而家貧無以自業。』又云：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。常有消渴疾。與卓氏婚，饒於財。其進仕宦，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，稱病閒居，不慕宦爵。』

舉三女〔一〕

生與吾同日〔二〕，非男意亦歡。慈親誇謝鉢〔三〕，獨子當陞官。愛總中年劇，常須汝輩看。買山思便隱〔四〕，黃竹種江干〔五〕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《凌譜》：『先生有女四，三名贅于，道光戊戌生。字莫友芝子彝孫字伯鬯，未嫁而歿。』

〔二〕子尹以嘉慶十一年丙寅三月初十日生。

〔三〕子尹自注：『太儒人行三。』按《撫言》三《謝恩》：『狀元以下到主司宅門，下馬綴行而立，斂名紙通呈，並叙立於階下。主事云：請狀元曲謝，名第第幾人謝衣鉢。』注云：『衣鉢，謂得主司名第。其或與主司先人同名第，即謝衣鉢。如踐世科，即感泣而謝。』

〔四〕《世說新語·排調》：『支道林因人說深公買印山，答曰：「未聞巢由買山而隱。」』

〔五〕《古樂府·黃竹子歌》：『江干黃竹子，堪作女兒箱。一船使兩槳，得孃還故鄉。』

九日登龍山，和樾峰用坡公次蘇伯固袁公濟兩《九日》詩韻〔一〕

萬田收盡識時和，岸幘憑虛出薜蘿〔二〕。碧玉簪平諸髻跪〔三〕，黃金橋瘦亂雲搓。關心歲月銷磨易，到眼河山感慨多。舊日狼獾今召杜〔四〕，倚天搔首一長歌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《凌譜》：『八月二十六日入郡，（據先生遺墨）九日登龍山，有詩。』《嘉慶一統志》卷五百十一貴州遵義府《山川》：『龍山，在府城北二里。』《遵義府志》卷四《山川》：『龍山在城北，有寺。（原注：《孫志》。）郡之主山也。（原注：《明統志》。）按今稱大龍山，與府治上相屬。』《續遵義府志》卷五《山川》遵義縣：『大龍山，《前志》：郡之主山也。山前出作玉屏，爲府治所據。山之祖峰曰碧雲，康熙時，重作亭茲山，亦曰碧雲亭。』按平翰原詩，《府志》卷四十六《藝文》載之。題云：『戊戌九日登高用坡公次蘇伯固詩韻』，詩云：『武林賢守繼元和，蘇白情同近薜蘿。迴望鄉關心欲醉，爲敲詩句手頻搓。霜清我鬢因時改，歲稔人家得穀多。今日借名一游覽，馬前歡聽大田歌。』翰詩平庸無足取，錄之以資比較。《府志》又載平翰《鄭子尹珍、莫紫香友芝兩孝廉偕幕客方仲堅凝、姜丹輪廷桂秋日訪城西桃源寺歸來，各出吟篇，用子尹韻酬之，深慨俗塵未洗，不獲共此清游也》詩云『深居獨處山如囚，欲超塵步控錦鞬』云云。（下略）所稱子尹原詩，今集中無之，附記於此。

〔二〕《晉書·謝奕傳》：『與桓溫善，溫辟爲安西司馬，猶推布衣好。在溫坐，岸幘笑歌，無異常日。』

〔三〕碧雲峰，在大龍山右。

〔四〕李商隱《韓碑》詩：『淮西有賊五十載，封狼生貆貆生羆。』《後漢書·杜詩傳》：『漢召信臣與東漢杜詩先後爲南陽太守，俱有惠政，民間爲之語曰：『前有召父，後有杜母。』』

其 二〔一〕

漠漠長雲去鳥間，愁將佳節負爛斑〔二〕。不持菊下一盃酒，數盡郭東無限山。嬌女定顰莫蕊外，故人知醉竹溪間〔三〕。親春老孟能相對〔四〕，輸與髯翁斷往還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此首所次爲蘇軾《九日袁公濟有詩次其韻》詩韻。

〔二〕《高士傳》：『老萊子年七十，作嬰兒戲，著五色斑斕衣，取水上堂，跌仆卧地，爲小兒啼，欲母喜。』時黎太夫人健在，故云。

〔三〕竹溪，謂斤竹溪，子尹所居，已見前注。

〔四〕《後漢書·逸民·梁鴻傳》：『梁鴻與妻孟光』遂至吳，依大家皋伯通，居廡下，爲人賃舂。每歸，妻爲具食，不敢於鴻前仰視，舉案齊眉。伯通察而異之曰：『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，非凡人也。』蘇軾詩：『可憐吹帽狂司馬，空對親春老孟光。』

樾峰次前韻以郡志稿重屬仍和道懷二首^{〔一〕}

孫作銅羹待絮和^{〔二〕}，高郵脩補費牽蘿^{〔三〕}。圖昏樂得神君洗，麻亂愁教瞽女搓。善後事宜終莫備^{〔四〕}，識箴名宿況無多^{〔五〕}。天荒文獻堪愁絕^{〔六〕}，空負黃雞白日歌^{〔七〕}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《凌譜》：『平翰復次前韻，以郡志重屬，仍和道懷。翰於先生頗尊禮，故先生寄張琚詩有曰：「比來平播州，禮士即自隗。」』按遵義舊志，有明萬曆孫敏政修《遵義軍民府志》二十二卷，清康熙陳瑄重修《遵義軍民通志》三十二卷。孫志刻本久佚，僅有前半藏民間；陳志成書倉促，大多抄錄孫志。孫志詳於今而不詳於古，陳志略古而且略今（黃樂之《遵義府志序》）。莫鄭膺此任，實同首創。子尹嘗述創始之難云：『議之始，蓋茫然無刺手處。留心一年，始知有孫志、陳志及各州縣草志，而蒐得之。又一年，乃悉發荒碑仆碣及各家所遺舊記、事狀。知不可復得，乃始具稿，稿蓋數月間事耳。』（見賀長齡《遵義府志序》）自道光十八年（一八三八）冬至二十一年（一八四一）冬，歷時三年，成書四十八卷，八十餘萬言。成書之年，子尹三十五歲，友芝三十歲。

〔二〕《周禮·天官·亨人》：『祭祀共大羹、鉶羹。』注引鄭衆云：『大羹，不致五味也；鉶羹，加鹽菜矣。』疏：『調以五味，盛之鉶器，即謂之鉶羹。』《禮記·禮運》：『實其簠簋籩豆鉶羹。』《釋文》：『鉶，盛和羹器，形如小鼎。』又《曲禮上》：『毋絮羹。』疏：『謂就食器中調足鹽梅也。』又：『客絮羹，主人辭不能亨。』

〔三〕子尹自注：『舊志，明萬曆壬子郡守興國孫敏政創纂，國朝康熙乙丑遵義知縣高郵陳瑄重修。』杜甫《佳人》詩：『牽蘿補茅屋。』

〔四〕子尹自注：『李化龍《平播善後疏》末闕一條。』

〔五〕子尹自注：『前輩陳公懷仁號識箴居士，博諳掌故者。』按《遵義府志》卷二十四《列傳》二：『陳懷仁生亦至性過人，少從譚世礪、徐準游，言必禮法，行必規矩。讀書即下至稗官小說，必能倍乃已；如《康熙字典》亦成誦。每得《鄉會題名錄》，莊閱久便藏去，而名第年籍，終身無或忘，其強記如此。家貧，課徒爲業。其母先死，得歲脩，供父膳餘，即以買書；不能買，必借抄讀。五更，常書聲聒鄰里，不知者謂是其弟子也。所作文字，屢屢有學人不得出典，論者服其學博。與同縣駱元賓、余從龍以多讀書相尚，後輩頗慕其風。』《播雅》卷十五：『懷仁字含元，號心齋，晚號識箴居士，遵義人。乾隆丙午舉人，選授四川西陽州州同。十年，年六十八，卒於龍潭鎮。著有《心齋詩文集》、《心齋隨筆》若干卷。庭實闕陳，時掩玉帛。然吾鄉二百年來淹博之士，或尠有出心齋之右者矣。余十歲應童子試，嘗一謁於郡館中，學人氣象，常

在心目。』《黔詩紀略後編》卷十三：『心齋生而識箴字，晚號識箴居士。博學強識，李崇賢一流人也。今其遺書皆散鬻他所，時見數種，朱墨評校，真楷不苟，即圈點亦恭謹勻稱。以知讀書種子斷非粗心人所得與也。』《紀略後編》錄其詩六首。

〔六〕《論衡·恢國》：『匈奴時擾，正朔不及天荒之地，王功不加兵，今皆內附，貢獻牛馬。』

〔七〕白居易《醉示妓人商玲瓏歌》：『誰道使君不解歌，聽唱黃雞與白日。黃雞催晚丑時鳴，白日催年酉時沒。腰間紅綬挂未穩，鏡裏朱顏看已失。』蘇軾《次韻蘇伯固主簿重九》詩：『只有黃雞與白日，玲瓏應識使君歌。』

其 二

窮年拮據不閒閒〔一〕，漫詡蓑衣與畫斑〔二〕。地賴《桑經》求鰒部〔三〕，水須《班志》定狼山〔四〕。游心上下職方氏〔五〕，搔首西南天地間。寄語邦人莫金玉〔六〕，懷鉛相待餽芻還〔七〕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拮，居綺切。據，之石切。《文選》曹植《與楊德祖書》：『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，而好詆訶文章，拮據利病。』李善注：『拮，偏引也。』張銑注：『拮，偏；據，拾；利，善；病，惡也。言偏

拾人善惡。』

〔二〕子尹自注：『郡有蓑衣虎、山水豹，見《居易錄》。』按《播雅》卷八載李銘詩《夜郎箐》：『十丈長茅蓑虎過，百圍大木樹雞翹。』詩末附注云：『按《居易錄》載李刑部言，遵義多虎，有四種，其蓑衣虎，毛長被體如蓑衣，刀箭不能入。今則絕無矣。此詩如見當日林深箐密景象。』

〔三〕《遵義府志》卷二《建置》：『按《水經注·江水篇》：「東過符縣北邪東南，鰾部水從符關東北注之。」鰾部水，即今仁懷赤水。（原注：詳《水道考》。）然則仁懷爲古鰾部地。漢之稱鰾部者，或秦前有鰾國歟？今仁懷縣出一種魚，土人皆名鰾魚，赤水外無有也。古以此魚名國，蓋與魚鼈同類，古無推考及此者，故不敢質云。』《續遵義府志》卷五《山川》仁懷縣：『鰾水在縣北三百里，源出綦江、仁懷，積諸水成巨流，兩岸多高巖峻嶺，茂木森蔚。至三江口合赤水，今謂之高洞河。其地爲後漢之符縣地。《水經》之鰾部水，鄒氏之安樂水，即今之高洞河。《華陽國志》江陽郡下：符縣，郡東二百里，元鼎二年置，治安樂水會。即孝女先絡入水獲父尸處。言是水者多牽涉不明。鄭、莫徵君就近河流稽考較確，其說附後。鄭徵君曰：「鰾部安樂水，即今之高洞河。今此河自高洞以下，土人皆名鰾水。此水產鰾魚，他水所無，故於古地名鰾部，其水即名鰾部水。大涉水（《續志》注云：今之赤水。）鰾部水合流數里即入江。其上流皆是巨津，無可軒輊。《水經》以高洞河爲主，故在符注江者只稱鰾部水，不及涉水；《漢書》則以赤水爲主，故只言大涉水至符入江，又不及鰾部。後世言水道者無一知

有高洞河。今以俗稱證之古名，欽、固水道，確然易見矣。』《黔詩紀略》：「《水經·江水篇》：又東過符縣北邪東南，鰲水從符關來注之。今仁懷縣有高洞河，出仁懷、綦江之間。至高洞以下，土人謂之鰲水，產鰲魚。下至仁懷廳三江嘴與赤水合，數里即入江也。』按《續志》所引鄭徵君說，見《府志》卷五《水道考》。《黔詩紀略》亦即子尹之說。此所謂『賴桑經』以『求鰲部』也。

〔四〕《遵義府志》卷四《山川》：「不狼山，《漢書·地理志》：「不狼山，鼈水所出。」按即《明統志》宣慰司北百里之大樓山，《陳志》、《通志》之婁山，在城北九十里，一名大樓，峭壁插天，路通一線，爲郡北第一險要者也。鼈水即正安三江，源出桐梓、綏陽兩縣間，即在大樓東。樓、婁、狼，雙聲字，樓山東行至綏陽爲朗山。朗山下又有卜老場。朗、狼，卜老、不狼，皆雙聲字。可知遵、桐樓山與綏之朗山，爲《漢志》不狼無疑。而大樓最尊，故又當以大樓爲主。』《續遵義府志》卷五《山川》遵義縣：「婁山，在治北一百里，《前志》稱古之不狼山也。』《播雅》：「在郡治北一百里，一名大婁山，爲自郡入重慶第一險要。《前漢·地理志》鼈縣下云：「不狼山，鼈水所出。」按鼈即今遵義地，鼈水即今正安之三江，源出桐梓、綏陽兩縣間，流經正安，入四川彭水縣界至江口鎮入烏江者。婁山東行至綏陽爲朗山。三江源非一渠，皆即朗山東麓。婁、狼雙聲，狼、朗一聲，後世語有轉變。不字止是發語詞，稱名可略。則婁山爲《漢志》之不狼無疑矣。』此所謂『水須《班志》定狼山』也。

〔五〕《周禮·夏官·職方氏》：『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，辨其邦國都鄙、四夷、八蠻、七閩、九貉、五戎、六狄之人民，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，周知其利害。』

〔六〕謂莫友芝。

〔七〕《西京雜記》：『揚雄嘗懷鉛提槧，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之語，作《方言》。』《左傳·僖公二十九年》：『介葛盧來朝，舍于昌衍之上，公在會，饋之芻米，禮也。』

次韻寄張子佩威寧〔一〕

阻雨不能去，默默手拄頰。慨然念美人，遠在八仙海〔二〕。平生兄弟間，爾能不受給。短小清瘦姿，一忤去若浼〔三〕。昨別當仲秋，今又斗建亥〔四〕。如何不思爾，入夢夜每每。聞得賢主人，不以寒士待。人生但如此，作客亦未猥。欲識吾何爲，言之增磊塊。天生可憎面，未語先得罪。惟爾能我知，散木究何瘼〔五〕。比來平播州，禮士即自隗〔六〕。呼掃聽鶯軒〔七〕，郡乘屬修改。城東有莫五，爲人不懼餒。能來助搜討，使我免疲殆。茲事誠有成，山川一生采。勝雖肩百鈞〔八〕，止覺戰搖腿。念爲此邦士，文獻當有在。區區著書俸，是豈所以乃〔九〕。兩親喜俱存，霜鬢白皚皚。既媿無厚養，又負日戲綵〔一〇〕。卯已誦五經，而

年整七載。我生信無用，此輩鍾望倍。庭教苦不得，才否聽主宰。諸郎今若何，花實貴堪採。尊慈知益衰，定省要無怠^{〔一〕}。不飽亦可歸，遠游恐易悔。爾我此則同，一刻千金賄。儻閒念過我，書來先設醢^{〔二〕}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《凌譜》：『又次韻寄張琚威寧，約助《遵志》搜討。』又云：『孟冬月，知府平翰定議纂修《遵義府志》，聘先生主其事，而莫友芝佐之。設局府署來青閣，先生與友芝約蛩駘並舉。』（原注：據賀長齡、黃樂之《遵義府志序》。）受事之始，茫然無刺手處。留心一年，始知有孫、陳兩志及各州縣草志而蒐得之。又一年，乃悉發荒碑仆碣及各家所遺舊記事狀。知不可復得，乃始具稿，稿蓋數月間事耳。（原注：賀長齡《遵義府志序》。）《巢經巢文集》卷四《張子佩琚詩稿序》：『道光乙酉，程春海侍郎主貴州學政，所拔貢生凡七十五人，余猥與其列。於是始識黔西張君子佩。子佩身不盈五尺，方頤廣額，目光射人。與人交，言語姁姁，洞示胸臆；意苟不屑，終日處或不及一詞。時余在同譜中齒最末，諸君或以弟嬪之，見輒牽手相提笑語。獨子佩爲貧兒相若，其兀傲不可一世之氣，狂大不求衆聽之論又相若，故尤相愛也。嘗與余曰：「富貴包裹中物，所不知者學耳。」其年鄉試，乃以拔貢中副榜。侍郎視學湖南，因挾之去。子佩故工詩文，喜博覽，至是朝夕獲親炙侍郎，時復從沅湘間名宿歐陽礪東、鄧湘皋、張

蓉裳諸君上下議論，才氣日益橫發。又酷慕侍郎書，作屏障聯簞，神體畢肖，觀者如郭天錫、吳楚侯之於趙、董，不能別也。侍郎交舊率海內勝流，每占旨屬箋答，頃刻數封，辭意兼至，雖自爲無以過之。談者咸詫爲黔中有人。丁亥九月，余拏舟訪侍郎於巴陵，至則已試竣先發。子佩方穉偃蚪隄下，見余喜極。遂相攜登岳陽樓，游君山，上古樓絕頂，縱觀赤沙洞庭，而北趨澧州，回帆於武陵。以母老久別先余歸。自是子佩歲歲館於外，余以母多病，躬耕讀書於竹溪，而值鄉試必皆集省門，率三年一會面。逮丁酉余鄉舉後，不相見且十年，而子佩亦終不能脫副貢籍。』按此序記二人交誼甚悉，故摘錄之。子佩歿後，王介峰搜集遺稿，由子尹刪定，僅存一百餘首，都爲一卷，今恐不易得矣。《嘉慶一統志》卷五百九貴州大定府《建置》：『威寧州，在府城西二百九十里。古巴凡兀姑之地，世爲烏蠻所居。元時內附，至元十五年置烏撒路軍民總管府。本朝康熙三年置威寧府，隸貴州省。雍正七年降爲州，屬大定府。』

〔二〕《嘉慶一統志》卷五百九貴州大定府《山川》：『南海子，在威寧州南。《黔記》：『環城東南兩面，廣袤百里，中可耕。《通志》：在廣化里海田中，有列石凡八，如人狀，亦名八仙海。』

〔三〕浼，武罪切。《孟子·公孫丑》：『思與鄉人處，其冠不正，望望然去之，若將浼焉。』《音義》：『汙也。東齊之間，謂汙爲浼。』

〔四〕斗建亥，十月也。《禮記·月令》『孟冬之月』注：『孟冬者，日月會於析木之津，而斗建亥之辰也。』疏：『秦以十月建亥爲歲首。』

〔五〕癭，胡罪切，木病無枝條也。徐幹《中論》：『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幹，故謂之癭。』《爾雅·釋木》：『癭木苻婁。』李巡注：『苻婁一名癭木，無枝木也。』《說文》：『癭病也。一曰腫旁出也。』

〔六〕《史記·燕世家》：『郭隗曰：『王必欲致士，先從隗始。』』平播州，謂遵義府知府平翰。

〔七〕聽鶯軒，在府署內。已見卷四《郡署八景》詩注。時鄭、莫同住府署聽鶯軒修志。

〔八〕《孟子·告子》：『力不能勝一匹雛，則爲無力人矣。』又《梁惠王》：『吾力足以舉百鈞。』

〔九〕《莊子·大宗師》：『孟孫氏特覺，人哭亦哭，是自其所以乃。』王先謙《集解》云：『乃，猶言如此。人哭亦哭，已無容心。』

〔一〇〕戲綵，老萊事，常典。

〔一一〕《禮記·曲禮》：『凡爲人子之禮，冬溫而夏清，昏定而晨省。』

〔一二〕《周禮·膳夫》：『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。』

得玉屏簫二，閒輒與方仲堅凝鳴之，樾峰以詩戲贈，次韻和答。^{〔一〕}

履行或印足^{〔二〕}，陸居或無屋^{〔三〕}。淵明琴不絃^{〔四〕}，長統氣爲軸^{〔五〕}。但得此簫趣，何勞問其目^{〔六〕}。飽吹蒸成菌^{〔七〕}，餓吹口生竹^{〔八〕}。我誠非瞽矇，自無論聲曲。方翁有緣習，老去懷

弄玉^{〔九〕}。邇來漸入調，未免傷太樸。手口止自贊，古味何沕穆。一聲魚出聽^{〔一〇〕}，兩聲雉登木^{〔一一〕}。瓦雀蹒跚來，何讓鳳皇逐^{〔一二〕}。不謂公亦賞，遇人似太淑。由來天籟元^{〔一三〕}，不在五^{〔一四〕}四^{〔一五〕}。僧虔強解事，標別作《技錄》^{〔一六〕}。天地有大樂，象德備鹽豉^{〔一七〕}。何當聽酺奏，共饜蕙廚肉^{〔一八〕}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吳振棫《黔語》下：『去玉屏十五里曰羊坪，產美竹，鄭氏辨其雌雄，製爲簫材，含吐宮徵，清越微妙，是以天下之言簫者首鄭氏。鄭氏世守其業，名爲平簫，值亦倍常簫焉。』

〔二〕《史記·滑稽列傳》：『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，貧困飢寒，衣敝履不完。行雪中，履有上無下，足盡踐地。道中人笑之，東郭先生應之曰：「誰能履行雪中，令人視之，其上履也，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？」』

〔三〕《南史·張融傳》：『融爲中書郎，曰：「臣陸處無屋，舟居無水。」武帝問其從兄緒，緒曰：「融未有居止，權牽小船岸上住。」帝大笑。』

〔四〕蕭統《陶靖節傳》：『淵明不解音律，而蓄無絃琴一張。』

〔五〕《後漢書·仲長統傳》：又作詩一篇以見其志，有云：『元氣如舟，微風爲柁，敖翔太清，縱恣』